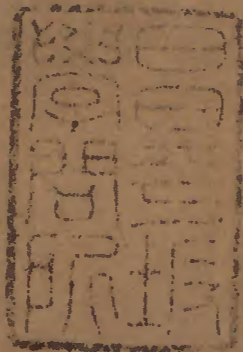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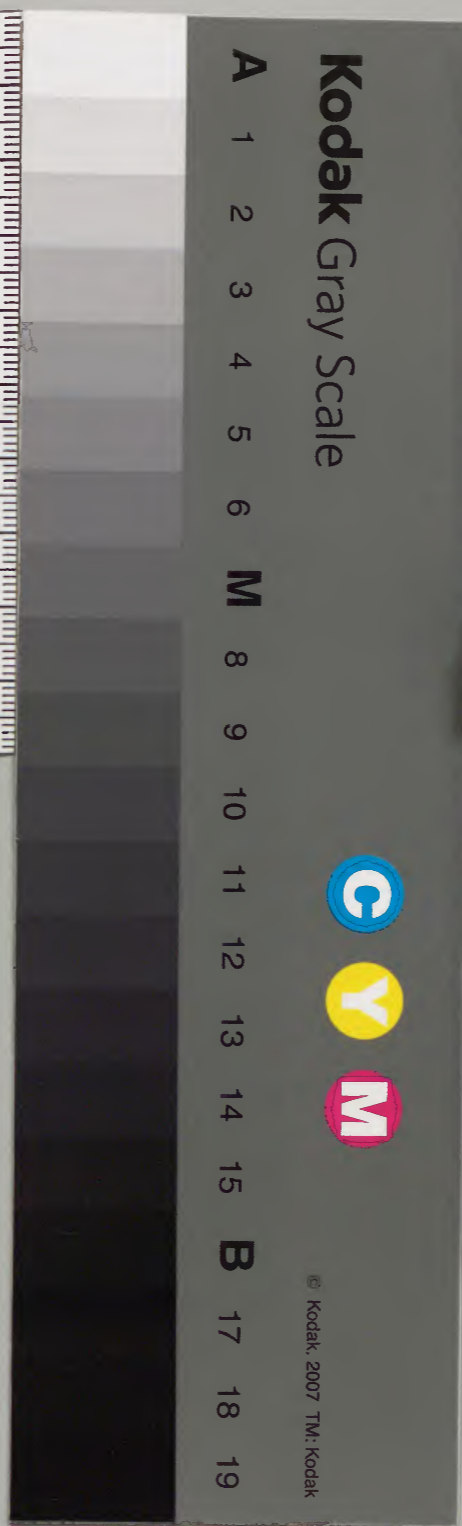


隋書 傳二十三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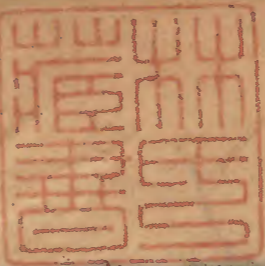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二〇	二〇	四九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49
冊數	20 (15)
函號	280 68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卷第二十三

隋書五十八卷

特進臣魏徵上

明克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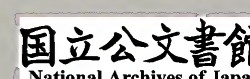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筮歷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叅軍時舍人朱昇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脩竹昇令克讓詠之克讓援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

貞心異甚奇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
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
安周明帝引為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士轉
外史下大夫出為衛王友歷漢東南陳二郡守
武帝即位復徵為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
定新曆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
縣伯邑五百戶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
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
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
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
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
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
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
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義疏
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
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
為國子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齊大司農卿稱為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為記室及琅邪王儼為京畿大都督以澹為鎧曹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又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殿中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高祖

受禪出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彥深禮遇之屢加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



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于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用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用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

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諸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

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
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
須南董直筆越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
謂決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
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祖之
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
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
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
主大功大孝寔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

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為南巢桀亡牧
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
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
惡貽誠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
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
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復兵交御坐矢
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
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敘於

經下沈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
陵遲不勝其敝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
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
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
日聘使往來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
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
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壺
遂發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
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

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
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
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
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
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
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
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
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
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

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
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
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
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澹又
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
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
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
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其泰
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

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澹所
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
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
言頗知名澹弟彥立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
室涑州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
刺史父槩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
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

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
岳召爲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
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
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
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
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
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
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
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子法言敏學
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奏高祖
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
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
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
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
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
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佺不恃威儀好爲
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
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

隋書列傳卷之三十三
三百十四 永
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
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
祖輒曰侯曰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
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
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
司空西閣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
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

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
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庶之爲書名玉燭寶典
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堪
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
請致仕勅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
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毅學業
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
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
中爲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爲兼負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必能効節一官騁足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迥作亂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

來魏州刺史崔孝武奏德源潛為交結恐其有
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祕書監
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邵同修
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
注楊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
居數歲奏以為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
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
並學涉有文義

柳詒

柳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
祖愔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詒少聰敏解屬文
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
譽據荊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
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內史侍郎
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
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
人以充學士而詒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
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

潘賦命詔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詔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詔爲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優待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詭詔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爲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爲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詔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

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
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
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
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爲
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
屬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
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
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部中轉侍郎補撰
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
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
留繫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哀服號
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
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
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
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興上顧左右曰
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
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
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

於含章闈高祖召百官賜醮告以此瑞善心於
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
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
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
離之君紀鳳司鳳之后玉錘玉斗而降金版金
滕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
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嘉貺雝集馳聲
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
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
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截海翦商就望體其尊
登減昌其會縣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
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
兆摠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民心
爲百姓月棲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
蛇青馬之裔解辯請吏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
場顯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
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狎
素游頽團膏漱醴半景青赤孳歷虧盈足足懷

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
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
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
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三君信
蔑如也故神禽顯賁玄應特昭白爵王鐵豸之
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
曹植嘉爵之篇棲庭集牖未若干飛武帳來賀
文槐刷采青蒲將翺赤芻玉几朝御取翫軒楯
之間金門旦開兼留翬翟之鑿終古曠世未或

前聞福召冥徵得之茲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
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含
章之殿爰有瑞爵翺翔而下載行載止當宸宁
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
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
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
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
泰時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
平東之府並旁觀迴矚事陋人微奚足稱矣抑

又聞之不剗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漉浸焚原
則螭龍盤蜿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茲
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
嘉宴不勝藻躍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
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輒竭庸瑣敢獻
頌云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
質文鼎革治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
大定於鑠我君武義迺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
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二再薰煥發王策昭彰
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
黑羽升壇青鱗伏阜丹鳥流火白雉從風棲阿
德劭鳴岐祚隆未如神雀近賀王宮五靈何有
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
瑞跡化玉黼辰銜環陛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
經應在旃伊臣預焉永緝韋素方流管絃頌歌
不足蹈儻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
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日召公
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

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摠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傳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伏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何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

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盧實百寮咸議爲虛善
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
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
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反
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
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罪之奏
後數月述諧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暎
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
爲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接
古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
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
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
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
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爲守給事
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
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
崔祖璿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
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脩續家書其序傳末述

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
始辰象所以正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
三才而有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
長有貴賤矣為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
之樂推莫不執太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
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
致革命躬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
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
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
昂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辯方正位論時訓功
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擣杵乘車擅一家之稱
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
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公俱稱
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
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
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
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極百王
之弊救萬姓之危反境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

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
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
首屬陰戎入頽羯胡侵洛沸騰磔躪三季所未
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兔
之場珪帛有儀碎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
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
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
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
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
壁皆殘不准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
儒旣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
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
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
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
蓼弗荷新構大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
授史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
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
交遊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

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末學
 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積
 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色淪覆佗鄉播遷行
 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
 壺家史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
 並缺落失次自入京已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
 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為一
 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
 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
 卷又苑傳一卷儒林儒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
 傳一卷潘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
 烈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
 二卷叛臣傳二卷敘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
 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不稱名案者並善心
 補闕別為叙論一篇託于敘傳之末十年又從
 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雁門攝左親
 衛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
 追叙前勲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



四年化及殺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
 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
 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
 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
 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
 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秦義以狀白化及遣
 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
 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
 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因遂害
 之時年六十一及趙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
 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
 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勅
 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
 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
 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
 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

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焉。道衡知其貧。每延於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遂奏爲從事。因爲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旣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用免十貪。

郡守亦何所益其瞽直疾惡不知已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爲者又秦孝皇后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乃謂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姬生男於羣臣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瞻逸既稱趙之俊寔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成取祿位雖無往非命蓋亦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小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乙卯五月三日一見

林學士

隋書卷第二十四

三百六十七 武

列傳卷第二十四

隋書五十九

特進臣魏

徵

上

煬三子

孫恭皇帝

燕王倓

越王侗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

萬曆三十二年刊

方

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弩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更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躰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曰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粵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莊陵禮也娠綽宵載關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賓從其如昔皇帝悼離方之就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器以長懷

臨登餞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彝徽祖
階配收重抗銘旌以啓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
度名累德彰謚爰詔史冊式遵典志俾濬哲之
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曰宸基峻極帝緒會
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陽居
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道觴
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
懿作藩威蕤先路烏弈渠門庸服有紀分器惟
尊風高楚殿雅盛梁園睿后膺儲天人叶順本
茂條遠基崇體峻改王參墟奄有唐晉在貴能
謙居冲益慎封畿千里閭闔九重神州王化禁
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帷宸清祕親賢允
屬泛景鳳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湧敷言藻縟式
是便煩思謀啓沃洪惟積德豐衍繁祉粵自天
孫光升元子綠車逮事翠纓奉祀肅穆滿容儀
形讓齒禮樂交暢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已承
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顯
顯觀德溫溫審諭炯戒齊箴留連主賦入監出

撫日就月將沖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綏景福永
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愆
祐遠瑤山之頽壞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
纏宇宙慟皇情之深憫摧具僚其如疚嗚呼哀
哉迴環氣朔荏苒居諸沾零露於瑤圃下申霜
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帷殿虛鳴
呼哀哉將寧甫窶長違望苑渡渭淚於造舟遵
長平之脩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而日遠嗚
呼哀哉永隔存沒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即
潛塚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
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袂歎
纓弁以霑衿嗚呼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
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敢圖芳於篆素永
飛聲而騰實帝深追悼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
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
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
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
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

涕嗚咽帝由是益以竒之宇文文化及弒逆之際
倭覺變欲入秦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
宇文鼎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
奏曰臣卒中惡命縣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
異以見帝為司宮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
為賊所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為
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
際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
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復留守東都十三年
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
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
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文化及之弒逆也文都等
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為近於是乃共尊
立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
元德太子為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
娣為皇太后以段達為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
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

部尚書无文都内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
内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
文懿内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為
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雒陽稱殷達等為七
貴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為天子來次彭
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伺懼遣使者蓋琮馬公
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伺大悅禮其使甚
厚即拜密為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下
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
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廟明皇帝則天法
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
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
氣食芼莫不盡入提封皆為臣妾加以寶貺畢
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
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
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
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
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

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專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釁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

者出黼衣而杖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
衆忍淚治兵指日專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
秦王之子幽遏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
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
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
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
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
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龍若
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
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
順舉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况擁此人徒皆
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
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
斲覩自應解甲倒戈冰消葉散且聞化及自恣
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
號天跼地朕今復讎雪恥梟輟者一人拯溺救
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
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

朕意焉。兵衛軍機，並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
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拒化。及七貴頗
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逸、郭文懿、
趙長文等為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
充謂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為至誠，命之上
殿，被髮為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侗心
不能平，遂與記室陸士季謀圖世充。事不果而
止。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為鄭王。總
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也。段達、雲定與
等十人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
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聞之，怒曰：「天
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
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
公等或先朝舊臣，績宣上代，或勤王立節，身服
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慄然，侍衛
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
人謂侗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
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

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爲潞國公邑五千戶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絕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齋鳩詣侗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僞謚爲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疎眉目少爲高祖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邑千戶及長顛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摠管以淮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戶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導尋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勅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

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陳頗驕恣昵近小
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慶安裴該皇甫謀
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
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陳命呼之載入陳宅
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
詣隴西馮多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陳
陳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於家陳不之
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者帝未
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陳陳納之其後
帝問主柳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陳於
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崩廳事楹中析識者以
爲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陳督後軍步騎五萬
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
詔陳以千騎入圍陳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
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爲陳左右所過獸不得前
帝於是發怒求陳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
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陳違禁將之汾陽宮
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遊宴聚多

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
旨劾暕帝令甲士十餘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
暕妃韋氏者民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
她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
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爲歡
樂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
者當爲皇后王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
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
挾左道爲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帝大怒斬令
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
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
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
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貴郎將
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武貴輒奏之帝亦常
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
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
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
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俄而

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踈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陳陳時尚臥未起賊既進陳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陳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陳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炎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炎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後竟爲其傳炎由是尤愛之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湔御服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
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
故場帝踈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
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
其死悲夫

前卷同日可見

林房名

列傳卷第二十四

隋書五十九

列傳卷第二十五

隋書六十

特進臣魏徵上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荊州
刺史父軍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
才幹年十五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
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
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遷司
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

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
三百戶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
帝大奇之後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
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爲內應仲方與段
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
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
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郊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
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奉
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爲丞相與仲方相見
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
高祖並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
受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
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
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
赤光之瑞車服旗幟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
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
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
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縣

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朞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令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禪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之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爲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况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回心
人神叶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譴於下險無百二
之固衆非九國之師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
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但芻蕘所
見冀申螢爝今唯須武昌已下蘄和滁方吳海
等州更怙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
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
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
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益城置船然終
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
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
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
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
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
因面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
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
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
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令

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
干碓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
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斤雜物稱是仁壽初
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王
諒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暉攻之中流
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
軍拜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後三載坐事免
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
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
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七十
六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 兄顓 從父弟璽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定周大左
輔燕國公仲文少聰敏髫齒就學耽閱不倦其
父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
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
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歎之其
後就學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畧通大義及長個

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爲名公子起家爲
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任
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
伯雋曰干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
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
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
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
州刺史屈突尚牛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
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
曰明斷無雙有十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幾徵
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數
從征伐累勲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
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
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迥怒其不同已遣
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首五
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
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
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

應迴仲文自度不能支，弃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遯，爲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迴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内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韋孝寬拒迴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迴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爲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有佗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其有仁心三也。」

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鳩與迥將劉子昂劉洽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讓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响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朱城遯走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陳大戰既而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尅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以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仲車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已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

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皆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特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噪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死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

嘗膽枕戈誓以必死。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顧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受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克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隄，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虜毗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群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群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式遏蠻貊，鎮綏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脰廟庭，恭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鈞陳之側，合門誠款，異有可明。伏願下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覽表，并翼俱釋。

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明年拜
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
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
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
二萬人出盛樂道趨那頡山至護軍川北與虜
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
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上以尚書文簿
煩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錄省中事其所發摘
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運不給
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
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
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魯山城主誕法澄鄧妙
彌等請降秦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
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
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
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王廣以仲文
有將領之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
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以仲文將前

軍大破賊而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帝即
征遷右翊衛大將軍叅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
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幸遼東之役仲文
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
千置於軍後既而率眾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
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
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
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
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

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
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
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
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
而逐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
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
萬之眾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
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
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

一人所以成功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
 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
 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牢
 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
 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
 患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
 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
 知名

顓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象宰宇文護
 見而器之妻以季女尋以父勲賜爵新野郡公
 邑三千戶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其後累以軍功授上開府歷左右宮伯郢州刺
 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畧淮南顓
 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以舟師自賴口
 入淮陳防主潘深弃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
 陽復引師圍硤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顓乃拜東
 廣州刺史尉迴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顓素
 不協顓將圖之因卧閣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



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
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顓漸稱
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
至顓所顓歔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
表與尉迴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
高祖以尉迴未平慮顓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
即拜吳州總管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
顓逆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暉燕合兒等
襲顓顓拒之而退賜綵數百段高祖受禪文表
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太傅竇熾等議
顓當死上以門著勲績特原之貶爲開府後襲
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
澤州刺史數年免職卒于家子世虔嗣
璽字伯符父翼仕周爲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
公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
送之長安高祖甚悅及高祖受禪翼入朝上爲
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爲太尉歲餘卒謚曰
穆璽少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止士尋授儀同

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五百戶尋從帝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千二百戶授職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陵總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為熊州刺史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謚曰靜有子志本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初為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為內應

文振仗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
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
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
城皆有力焉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
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勲將拜高秩以讒毀獲
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
都又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道擊稽胡破之
歷相州別駕揚州總管長史入爲天官都上士
從韋孝寬經畧淮南俄而尉迴作亂時文振老
母妻子俱在鄴城迴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
高祖高祖引爲丞相掾領宿衛驃騎司馬消難
之奔陳也高祖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
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叛
蠻平之加上開府歲餘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
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勲簿不實免官後爲石
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
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
延塞而還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爲元帥秦王

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尋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總管尋爲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北還世積以罪被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明年率衆出靈州道以備胡無虜而還越舊蠻叛文振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敗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

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
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
厥啓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
初恩澤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
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
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筭弗可忘也竊
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
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
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
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
知以臣量之必爲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
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
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事
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
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
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獎
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
用忘寢食常思效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

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
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
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
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
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
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尅
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又竭強敵
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
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
射北平侯謚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二千石威
儀鼓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長子詮官至武牙
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
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
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
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筭伐陳之策信
爲深遠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
記以英略自許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

屢當推轂遼東之後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傾
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略見重終懷
壯夫之志時進謹言頻稱諒直其取高位厚秩
良有以也

同日午後一見

林之

列傳卷第二十六

隋書六十一

特進臣魏

徵上

宇文述

雲定興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
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爲宇文氏父盛周上
柱國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
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
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密周大冢宰宇
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總萬機

附書何為二十六
三言
召為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
尋改封濮陽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相州
述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從韋孝寬擊之軍
至河陽迥遣將李雋攻懷州述別擊雋軍破之
又與諸將擊尉惇於永橋述先鋒陷陳俘馘甚
衆平尉迥每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
賜縑三千匹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後
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
虎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以為聲援
陳主既擒而蕭巖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
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
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至亦受述節度上下
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所知
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略為遙
蕭巖蕭巖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
揚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勝而往風行電
掃自當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
懷公之力也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巖并

軍合勢見述軍且至璠懼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述璠自義興入太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璠大敗之斬璠司馬曹勒又前軍復陷吳州璠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述進至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因奏爲壽州刺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盖世數經將領深有大功王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大王然廢立者國家之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佯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

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予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爲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遯。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勅述與蘇威常典選。

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頒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官掖由是帝彌悅焉。時述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輒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過當時。莫與爲比。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卽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

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
文傳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
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
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群議於是遂
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
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
在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嶮固卒
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
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
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
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
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
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
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
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
聞述軍將至懼而西遯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
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
等躡之至陔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之六

五

三百三十一

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經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帝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群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于家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帝令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子化及別有傳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

賂遺并以音樂于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並放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袖耳又學之名爲許公袖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竝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謂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止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柱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爲佳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代何稠爲少監轉衛尉少卿遷左禦衛將軍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屯衛大將軍凡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

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多受其賄，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郭衍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爲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徙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爲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伺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武帝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迴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陟，進戰於相州。先是，迴遣弟子勤爲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來助，迴敗，勤

萬曆二十六年刊
齊書卷之六
九

與迥子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於陣，勤遂逃走，而惇亦逃逸。衍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賞賜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勅復舊姓為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軍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徵為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土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

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楫，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為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討

東陽永嘉宣城黥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
術臨下甚踞事上姦諂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
遷洪州摠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術心腹遣宇文
述以情告之術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
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
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術陰共計議又恐人疑
無故往來託以術妻患癯王妃蕭氏有術能療
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術共妻向江都往來無
度術有詐稱桂州俚反王乃奏術行兵討之由

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
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
子與楊素矯詔令術宇文述領東宮帖上臺宿
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
使術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
軍帝幸江都令術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
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術能揣上
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術心與朕同
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

隋書卷二十六
勛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
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
贈左衛大將軍贈賜甚厚謚曰襄長子臻武牙
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譽譽匪躬為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
之常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
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
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
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
為亦丘明之深恥也

列傳卷第二十六

隋書六十一

同日午半一見

林學士

列傳卷第二十七

隋書六十二

特進臣魏

徵上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
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
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
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
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王

萬曆二十三年

隋書卷第二十七

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
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
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
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
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
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
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
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
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

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及後宮
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
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頴支度軍機無
所擁滯及尅金陵韶即鎮焉晉王諱班師留韶
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
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尅平矣越綏靜江湖
千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
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
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

無乃憂勞所致枉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
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
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
季猶且用心况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
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
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
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
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
十八高祖甚傷惜之田明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
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
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
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
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
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上
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
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鹵等十州刺史
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
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

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
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
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
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
少與勃海高頰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
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
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

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
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
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
其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
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
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
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
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
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

欲黨爲九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爲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爲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寮佐。于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頴，由是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爲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

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
莫不殞涕于今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
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
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
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乃秀得罪上曰元巖若
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講
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壤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
武陵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
同歸于周寓居京兆之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
力忘疲雖衣食之絕宴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
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
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
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
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
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
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

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
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軍
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
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
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
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
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
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
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

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
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
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于時天下大
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爲後
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
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徇盜不父不子
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
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
請付推科上竒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

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明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已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今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

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允二州刺史毗性

剛謇頗有學涉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後以毗爲行軍總管長史尅并州毗有力焉除爲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爲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爲稱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

者爲豪雋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
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
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
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
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
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
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
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震懼恐爲國患
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
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
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
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
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
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
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
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
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
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

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上幸甚
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
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旣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
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
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
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蹇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
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
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莫有敢與相
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
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
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
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
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
部尚書牛弘弔之贈縑五百匹子敬真大業之
世爲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
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
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柳彧

柳或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車隨晉南遷
寓居襄陽父仲禮爲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或
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
府記室久而出爲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
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
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
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
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搃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
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
筭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
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
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
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
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讓不
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頴子弘
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
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
避父之禮豈容門外旣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

類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
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姪直謂或曰文丈夫當
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於時
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
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
一代明哲起白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
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
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
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閹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
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耒不早殺餘
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
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
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
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
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
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
妹或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
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爲行

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嫵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禴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弃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

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

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
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
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
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
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
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
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
其家貧勅有司爲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士國
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
寮懼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
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
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
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爲上所
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
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
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昔者明主
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
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

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
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
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
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
陵雲絃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
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
混雜緇素不分穢行由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
浸以成俗寔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
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雅

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
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是歲持
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
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
布二百匹羶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
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
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
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
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

或以内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行
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
馳召或將與計事或爲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
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
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
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
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於道有
子紹爲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爲天官府
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
知累轉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
孝旣免喪教中士高祖爲丞相知其清
正引爲錄事參軍尋大夫從行軍總管
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高祖受
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
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
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

八階書傳卷二十一
三原州 陳亮
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

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酉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酉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潁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酉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

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怒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高祖為丞相肅聞而歎

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真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頴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頴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俸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

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大伯漢東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

肅曰吾真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爲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爲立廟於鄆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爲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爲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巖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謬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慄焉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囚圜無冤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姦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

徒語也。諸前載有閻纂之風焉。

同日之夜一見

林宗七

